

文学初步读物

第一个胜利

梁斌著



作家出版社

文学初步讀物目录 (第六輯)

奇襲虎狼窩·····	曲 波 著	工潮·····	茅 盾 著
大劫獄·····	高云覽 著	猪与鷄·····	巴 金 著
第一个胜利·····	梁 斌 著	上任·····	老 舍 著
大战孟買崗·····	吳 强 著	在其香居茶館里·····	沙 汀 著
冲破黑暗·····	楊 沫 著	海外奇遇·····	李汝珍 著
鋼鐵的人·····	艾 蕪 著	車迟国·····	吳承恩 著
一个平常的女人·····	杜鵬程 著	春·····	安東諾夫 著
糧食的故事·····	王願堅 著	来信·····	波列伏依 著
追匪記·····	楊尙武 著	在教養院里·····	馬卡連柯 著
小矿工·····	大 群 著	笑話·····	高尔基 著

江涛从城里拖着两只泥鞋走回来。没进家，先去找他父亲。看了看老套子那里，没有。看了看梨窖里，也没有。回到屋里一看，父亲坐在小柜子上，闷着头儿抽烟哩。他就是这个老毛病，心里一挂点什么事儿，总是爱低下头抽烟，抽起烟来没有头儿。看见江涛回来，眯了一眼，问：「今年这咱晚就回来，有什么要紧的事吗？」

江涛说：「有点。内部里说，人们有个要求，要进行抗捐抗税。爹，你看怎么样？」

严志和听了，吊着眼珠儿停了半天，才说：「抗捐抗税？哼，早就该抗了。这年头，人们还能活吗？三天两头打仗，不是要这个捐，就是要那个税的。咱那「宝地」也丢了，剩下几亩沙土岗，打的粮食不够交公款。就靠着咱有这点手艺，要不还不撒了狗牙。怎么活下去呀！」

江濤一听父亲的话，想：『賣老師看的真不錯。』又說：『內部里說，先在「反割頭稅」上開始。』

严志和問：『什么算是割頭稅，要殺人？』

江濤說：『杀一只猪，要一块七毛錢，还要猪鬃、猪毛、猪尾巴、大腸頭。』

严志和說：『光抗这么一丁点儿，解个什么渴来，能救得多大急？』

江濤說：『这是个开头儿。群众动起来，抗捐抗稅，抗租抗債，紧接着来。』

严志和說：『啊！要紧的是抗租抗債。你看人們有几家不租馮老兰的地，

有几家不使馮老兰的帳？撈住这一把，人們就能对付着过下去。』

江濤說：『首先是发动群众。只要人們动起来，搞什么，什么就胜利。』

严志和一听，精神勁儿就上来了，說：『来，吧！本来我后悔沒下了关东，大灾荒年又該輪到我的头上。听说河南里張崗一带，今年秋天鬧起了「搶秋」，「吃粮分大戶」，出了个叫張飞的共产党员，领导了秋收运动。』

江濤說：『咱也是共产党的领导！』

说到这里，严志和又問：『你不是說，革起命来，能夺回咱的「宝地」嗎？』

江濤說：『当然呀，抗捐抗稅，抗租抗債是經濟斗争。由經濟斗争轉向政治

斗争，就要武装工人，武装农民，夺取政权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就要夺回咱的「宝地」！」

严志和听说要夺回「宝地」，就好象事儿摆在眼前。他说：「听说共产党的事，上不传父母，下不传妻儿，怎么你跟我说起来！运涛都没跟我说过。」他眯着眼睛看江涛，似乎不信任的样子。

江涛说：「运涛干工作的时候，你觉悟程度还不够。眼下我看你有了阶级觉悟，反正党的主张早晚要和群众见面，不的话，共产党怎么会越耽越多呢！再说，你是我亲爹，打量你不会把我的风声嚷出去。」

严志和说：「当然，父子是骨肉之情嘛！」

他们在屋子里说话的时候，娘在榻扇门外头，隔着门帘听，听得他们又念叨「革命」的事儿——这事在她耳朵里并不新鲜了，过去运涛嘴上就常挂着，后来江涛也常念叨。今天她一听得念叨这桩事，心上就打哆嗦。她一蹦蹦进屋子里，说：「快别念叨那个吧！过了几天平安日子哩！」

江涛说：「娘，那可要什么紧？」

娘说：「忍了这口气吧。几辈子了，平民小户儿，能干了什么呢？吞了这口

气吧！」

严志和說：「我吞了一輩子气，值得了什么？运涛……」一說到运涛，他又變了一種口气，說：「运涛被反动派关进監牢，我們的「宝地」也丟了，我們指着什麼活下去？咳！閻王叫你三更死，誰敢留你到五更呢？」

娘流下眼淚來，兩手拍着膝蓋說：「甬說吧，甬說那個吧！命里該着的！又有什麼法子呀？」

严志和說：「咳！我差一點兒沒病死。馮老三拿那麼一點錢，把我們一輩子的血汗換過去，把我們的谷倉拒在他的手心里，那就等于要了我的命根子……」他又恨恨地咬着牙關說：「我們一定要奪回「宝地」！」自從运涛住了獄，失去了「宝地」，他鬧了一場大病，直到今天他忘不了那一場災難。只要一想起來，就好象有一只老鼠咬着他的心，而下身還打着不甩。他氣憤得難挨，只要一提起這樁事，心里就火倉倉的，壓也壓不下去。

江濤看父親庄稼性子又上來，說：「我看咱們就鬧起來，跟他狗日的干一

場！』

严志和听了这一句话，心思又绵软起来。他想：『运涛为了革命，一辈子见不着天日。江涛又要为革命……』想着，他不再说什么，也不想伸头闖什么运动。

涛他娘又在堂屋里絮叨起来：『干，干什么！好好儿呆着吧，熬得师范学堂毕业了，咱也当上个「教員儿」！』说到这里，她掀开门帘看了看，见江涛正在听着。放下门帘又说：『听说，那也能挣不少钱哩。到那时候，给你娶上一房媳妇，我早想抱上个大胖孙子呢！』停了一停，又说：『当然啊！我也不是一定要给你寻个庄稼媳妇，你自己要是能找个知文識字的更好……』

严志和听涛他娘说得也有理，就说：『吞了这口气吧！过个庄稼日子，什么也别扑忙了。即便有点希望，又在哪个驴年馬月呢？』说着，提上鞋跟，又下窖鼓捣梨去了。

江涛看父亲这里不是个鑰匙头儿，穿上娘亲手缝的粗布大褂、白布袜子、单梁套鞋，就向外走。娘扭头儿问他：『你去干什么？』他说：『我去看看志大伯。』说着，沿着房后头那条小道儿，踏着积雪到鑽井鎮上去找宋老忠。一进

小門，看見有個穿灰布軍裝的人，趴着豬圈喂豬。他腦子裏轉着：「这个人可是誰呢？」走近了一看，是大貴。他臉上立刻笑出來，走向前去。

大貴有二十五六歲，自打被馮老蘭攔截軍隊抓了兵，一直在軍隊上。長了個大个子，身子骨兒挺結實。兩條粗壯的胳膊，兩條粗壯的腿。眉象挺寬，兩只眼睛离得挺远，嘴巴上肉头头沒有胡髭。灰布棉褲穿旧了，头上箍着块藍布手巾。說起話來，費聲費氣。一見江濤，放下潜水瓢呆住，好半天，猛的拍打、拍打手說：「兄弟，几年不見，怎么长得这么高了？」

江濤笑着說：「你呢，還不是一樣。你請假過年來了！」

大貴說：「請什麼假，我打前綫上開小差兒跑回來。」

江濤問：「為什麼開小差兒？你不是当了班長嘛？」

大貴說：「還不是當一輩子班長！咱不賣那個，為什麼給他們賣那個死兒？還回來干咱自格兒的。老給軍閥們當爪牙干嗎？」

江濤說：「大哥說的對，我也盼你回來。這几年在軍隊上怎麼樣？」

大貴說：「倒是不錯，把身子骨兒摔打了摔打……」說着，他绷起嘴，擡上拳頭，把腿一叉，抖了一下身子，抖得渾身骨頭節兒咯吱咯吱亂响。說：「除了學

体操，認了几个字儿，还学会放机关枪。我看这玩艺倒是有用……」

朱老忠在屋里，听得江涛的声音，拈着胡子走出来。立在台阶上笑眯悠儿说：「江涛回来了。忙来，在我这小屋里坐坐，跟大伯说个话儿。」他亲自迈下台阶，拽着江涛的手走回小屋，拿把笤帚扫扫炕沿，让江涛坐下。问：「你先给我说说，报纸上朱毛怎么着呢？井冈山又怎么着呢？」两人做伴上济南的时候，江涛给他念叨了全国革命形势，直到现在还记着。

江涛说：「提起红军，可成了大气候。去年，朱毛率领工农红军打到江西，占领瑞金，建立了中央苏维埃革命根据地。在江西、福建一带打游击。眼看这一团烈火就要烧起来！」

朱老忠响着舌尖儿说：「啧啧，好！这个高兴的话儿，自从运涛蹲了狱，我的日子也过苦啦，好久没听到啦。闷呀，闷死人呀！这团火，烧吧，烧得越大越好，什么时候烧到咱的脚下！」

大贵闷声闷气说：「那可不行，隔着长江黄河呢！」

朱老忠说：「长江黄河隔不住这个，这是人心里的事儿。」

江涛说：「大伯说的可真对。我大哥就不回去了？」

朱老忠說：『自打運濤坐了獄，我心里也害怕了，去了个信叫他家來。成天价在槍子群里鑽來鑽去，槍子兒是沒眼的。』他雖然上了几岁年紀，身子骨兒还挺結實，紅崗臉兒，三縷小胡子，黑里帶黃。小圓眼睛，目光炯炯。說起話來，語音很响亮，帶着銅音。

江濤轉了个話題，說：『大伯，你的豬喂得可肥啊！』

朱老忠說：『肥什麼，人還沒得吃，哪來的糧食喂豬？什麼肥呀瘦呀，大節下，人家吃肉咱也吃肉，這就好。要是人家吃肉，孩子們瞪着兩只大傻眼，叨着手指頭看着，這就是缺大。』

江濤說：『說今年殺豬要拿稅呀，不許私自安殺豬鍋。』

朱老忠楞住一刻，才說：『是嗎？是打上頭下來的？從南到北，從北京到關東，沒見過殺過年豬也給稅的。』

江濤朝朱老忠湊了两步，伸出脖子悄聲啞氣地說：『就是馮老蘭包了咱县的割頭稅。殺一只豬要一块七毛錢，一副豬鬃豬毛，還要豬尾巴、大腸頭。』

朱老忠把臉一鎮，眯着眼睛示了老半天。牙上吸着氣，慢悠悠抬起頭來說：『是……他……』

江濤跳起脚兒說：『是，沒錯兒。』

大貴把大巴掌一拍，說：『倒霉透了，今年連過年豬也殺不上。』

朱老忠在關東學會殺豬，自各一套鉤子、挺杖，殺豬的家具。乡亲當塊兒，紅白喜事，殺豬宰羊不求人。他把這家具帶回來，把這份手藝傳給大貴。大貴今年才說要殺豬，又碰上禁安殺豬鍋，甭提心裏有多别扭。朱老忠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『又是他狗日的……』一說起馮老蘭，他心裏實在膩歪。

江濤說：『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回去跟我爹說說，咱硬安殺豬鍋，不圖錢，不圖肉，就是爭這一口氣！』

朱老忠兩個拳头一碰，說：『大侄子說的是。既是這麼說，走，找你明大伯商量商量去。』

朱老忠迈开脚步頭里走，江濤和大貴在后頭跟着。走到村北大黑柏樹墳里，墳前有三間碑頭小屋，屋前有几棵大楊樹。北風吹得樹枝嗤嗤的响。一進小門，朱老明正圍着眼捻煙子，准各打筆箔。朱老忠坐在門檻上，把反割頭稅的話說了說。朱老明變成個長臉孔，瘦得多了。多少年來，奔走勞累，身上只剩下一把骨头。他低下頭去，眯瞪着失明的眼睛，說：『思摸思摸吧！二是要干，看

看怎么干法？『自从打输了那三场官司，他觉得凡事应该忍耐，应该谨慎。一时冒失，会使人们失去土地家屋。这不只是失算，而且是一生的苦恼。』

朱老忠说：『依我说，咱们就是干。』冯老兰，他净想骑着穷人脖子拉屎不行！』



朱大贵一只脚登在炕沿上，撩起袖子掬着小烟袋儿，说：『左不过叫他们把咱拾掇成这个样子。』江涛兄弟，你头里走，傻哥哥我后头跟着。』

朱老忠眨巴眨巴眼睛，说：『一个耳朵的罐子，掬把！可得人多点。那场官司，联合了二十八家，还输塌了台呢！』

江涛说：『打官司也打不赢……』看忠大伯和大贵响应

了反割头税的号召，他一时高兴，头上沁出汗珠来。一股劲儿说下去，几乎忘了出气儿。『咱这么着吧，一傳兩，兩傳三，把养猪戶和穷人們都串連起来。村連村，鎮連鎮，人多势力大，一齐拥上去，砸他个措手不及。拿稅？拿个蛋！』

朱老明一听，这倒有理。他抬着下巴，眨着无光的眼睛，深思着。

朱大貴問：『那能办得到嗎？』

江壽叉開腿，橫着腰，掄起两个拳头，兴冲冲地说：『一个人擋不住老虎，五个人能打死老虎。十个人遮不住太阳，人多能遮黑了天。一轟而起，一轟而散，他逮不住領头人兒，看他有啥法子！』

朱老忠看見江壽这个架势，不由得肚子里笑起来。脹紅了臉說：『哈哈，好嘛！大侄子这法儿真新鮮，打官司还得花錢呢，这用不着花錢。砸了就散，他找不到正头香主。还是念書念醒了的人們，画个道儿也高明。俺这瞎老粗兒，干了点子笨事。要是有你，那三場官司也不会輸給馮老兰吧！』

朱老明听到这里，臉上可帶出笑模樣，說：『馮老兰那小子毒啊！立在十字街上一跺脚，四街乱顫。誰敢嘆个声？唉呀呀，过去就是迷糊，花了点子冤枉錢！来吧，咱听江壽的。看看怎么样？』

江涛一听，笑了说：『怎么样？管保越斗越胜利！』

朱老明有满肚子的辛酸，有多少年吐不完的苦水。他自从官司失败，半年不出门，有理无处诉，气蒙了眼，成了双眼瞎。把老伴气死，兄弟下了西口，闺女们住不起家，剩下孤零零一条单身汉。土地又没了，无法糊口，只靠打苇箔、卖烧饼过生活。从黑天到白日，驱腰着眼睛，摸摸索索，站在箔杆前边。不管冬天夏天，在那更深长夜里，背着那只油渾渾的柜子，走在十字大街上，尖声叫唤：『卖大果子……不……不……』悠长的叫卖声，通过平原上的夜暗，传到七八里地以外。过路人，一听到这幽扬的声音，就留恋不舍，立地打坐，布袋烟再走。不知不觉，引起肚子里咕噜乱叫，流出口水来，非赶上去买他的烧饼果子充饥不可。年代多了，倒成了黑夜天里指路的标志。

有人问他：『冰天雪地，还做那买卖干吗？能赚多少钱？』

他抬起头儿，睁开无光的眼睛，想看看天，也看不到。在黑洞洞的长夜里，不一定想做多少生意，他受不住长夜的幽闷，一夜夜睡不着觉，做着梦还嘟囔：『咳！好长的夜晚呀！』

在这艰难的岁月里，锁井镇上的烈火熬煎着灾难的生命。自从打输了官

司，他就住在這三間小屋裏。西頭一間，蓋着從白洋淀運來的蘆葦白麻。東頭一間，是他睡覺的土炕，門外是幾百年來的老坟。每年夏天，坟地里長出半人深的蒿草，有各樣的蟲子在草里鳴叫。

晚上，他睡在土炕上。听夜風吹着大楊樹叶子，嘩嘩地响。黎明，他扒在被窩頭上，听樹枝上烏雀噉噉亂叫。冬天，听北風的唿哨。他想，要是門前沒有這幾棵大楊樹，說不定有多少孤寂呢！

江濤看這個失明的老人，心里實在同情他。他過了斗争的一生，可是他沒有共产党的领导，沒有組織群众、发动群众，失败了。旁到沒有插針的地方。

當朱老明听得說又要反对馮老蘭，也想到，为了反对馮老蘭，使他跌進一輩子翻不過身的万丈深渊。身上立刻打着寒噤，抖顫起來。當他又听到，这个斗争，不用朱老明光着膀子拚命的办法，也不用对簿公堂，不用花錢，只要組織、发动群众就行。他就咬緊牙根，恨恨地說：「干！割了脖子上了吊也得干！老了，走走這條道兒！」

江濤看明大伯轉變了懷疑的情緒，又做了一些解釋，說了一會子話兒，叫了朱大貴，兩個人走出來。朱老明听他們脚步走遠，問朱老忠：「大兄弟，你走

南關北的，看江濤說的怎麼樣？」

朱老忠說：「依我看，江濤是個老實人。再說這共產黨，是有根有蔓的……」

朱老明不等說完，就問：「根在什麼地方？」

朱老忠說：「在南方，在井岡山上。」

朱老明吧嗒吧嗒嘴唇說：「要從井岡山上把根蔓伸到咱這腳下，可就是近呀！」

朱老忠說：「別看枝蔓伸得遠，象山藥北瓜一樣，蔓兒雖長，它要就地扎根。比方說，運濤參加了共產黨，江濤又參加了共產黨，說不定還有多少人要加入。」

朱老明說：「按人說，都是正支正派，可也要問問，問問咱心裡有底兒。」

朱老忠說：「不用問，問他也不說。從濟南回來，我旁推側引轉着彎問了半天，他只說些革命的道理，不說出他們根底兒在什麼地方。反正他們辦的是咱窮人的事。」

兩個人靠在門扇上晒着太陽，說了一會子知心話，商量反割頭稅的事。朱老忠拍拍身上的土走出來，朱老明也拄上拐杖送出來。兩人一路走着，朱老明

說：「我看大貴這次回來不錯，人聰明了，也能說會道了。我听他娘說，想給他粘補上个人兒。」

朱老忠說：「年歲兒可是到了時候，你看誰行哩？」

朱老明說：「我看春蘭就行。」

朱老忠听到說到春蘭，抬起头什麼也不說。他想起運濤來，那孩子還在監獄里。又想起鐵窗里那張蒼白的臉，揷着泪花的大眼睛。嘆了口氣說：「咳！為着運濤，我舍不得把春蘭給大貴。」

說到這里，再說什麼。兩人同時感到心酸，几乎掉下泪來。他們為運濤难受，也為春蘭难受。朱老明閉上嘴，眨着眼睛沉默了半天，从眼洞里滾出兩顆大泪珠子。說：「咳！運濤一輩子住在監獄里，春蘭還能活下去嗎？運濤回不來，春蘭怎麼辦哩？真是難死老人們了！我看別耽誤了春蘭，把這事儿給大貴辦了吧！」

朱老忠听着，覺得也有理。這樣下去，春蘭可怎麼活哩！